

□诗心歌语

暮春时节访茶园

柯山樵夫

显然是,来得晚了
茶园少了采茶女
采茶的素手起落,如弹奏
高山流水,好在
饭甑山葱郁,一片一片的
茶园,连成无垠的辽阔

与新茶的再一次遇见,必经过
一番沸水的洗礼
隔水相望,看她闲闲地舒展
曼妙的身姿,心疼这一叶叶
春天的嫩芽,如何经得起
杀青,烘烤,九死而后一生

祈盼来年,你我都不曾错过
在茶园,第一缕春风拂过
你正好豆蔻年华
我恰似青春少年

□流金岁月

乡间上学路

夏雨

我上小学的时候,学校离家有五公里。村里没有通车,要坐车得走二十分钟去隔壁村等车。那儿有个路口,一块简陋的站牌立着,要坐车的人都站旁边等。车不好等,乡间的中巴车数量少,发车时间也不固定,上下学、节假日的时候,车子上挤得人满为患。坐车也不便宜,去学校单趟要花两块五,要是放学还选择坐车,五块钱就没了。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,况且下车还得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家,实在不划算。

下定决心不坐车之后,我开始和村子里一起上学的小伙伴们走路上学。我们不走大路,而是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,踩着田埂往学校的方向去。从小路走,不仅大大缩短了路程,也为我们增添了不少乐趣。

春天来了,路上总是长满野草,有的甚至蹿得比我们还高。草倒是不可怕,可怕的是藏在草里的虫子。要是不小心被毛辣虫“辣”到,那可不得了,皮肤又红又痒,长出来的疙瘩能让人难受好一阵子。这时候,胆子大、个子高的男生走在前面负责开路,手持一根地上捡的树枝或竹棍为剑,左一挥,右一甩,“奸虫”四散,那些惹人厌的杂草应声倒地,坚实的路面得以重见天日。光看他的背影,简直就是个正义凛然的侠客。他嘴里念念有词,看我打狗棒法!我们在后面笑得东倒西歪,好嘛,原来是丐帮帮主呀!

路上除了野草,还长了很多惹人喜爱的植物。没人管的豌豆最得我们欢心。一个个碧玉似的嫩豆荚,里面装满了绿珍珠。老豌豆品相好,圆滚滚,个头大,但满是饱经沧桑的苦涩;刚长出的小豆子带着一丝清甜,风味绝佳,极受追捧。随处可见的野麦子也是用处多多。挑一根拔起来,在茎秆的中央微微撕开一个小口子作孔,接着用嘴对着麦秆底端吹气,每个人的腮帮子一起一落,低沉厚重的“汽笛声”此起彼伏。“笛子”玩厌了,大家又开始做哨子。剥开麦叶,取出里边包裹着的绿色麦穗,把尖尖头往下折,塞进叶子里,最后对折,放进嘴轻轻一吸,声音清脆欢快,像鸟儿的歌声。我手笨,尝试做了几次麦叶哨子都以失败告终。小伙伴便“一对一”给我辅导,功夫不负有心人,最终我也成功加入“吹哨大军”。先前做哨子剥出来的麦穗也有用途,收集齐一捆,成了太上老君的拂尘。

有音乐,有朋友的陪伴,上下学的长途变得趣味盎然。我们来来往往,走走停停,几载春秋一瞬而过。小学毕业之后,我离开乡村去城市求学。城市公共交通便利,我乘车上下学,再也不需要走这么长的路,可是每当春天带来绿意之时,我的耳边总会响起儿时的麦叶哨声。

□凡人世界

磨刀女人

谷子

十多年前的春天,我随爸妈到了城里。他们各自打工,爸爸在水果批发市场,妈妈在服装市场,干的都是体力活。我被送到一所初中借读。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,新工作,新学校,新住处。当然,我们的新住处有些旧,小房间灰扑扑的,清静是它不多的好处之一。

两个月后,我依然没有交到新朋友,周末只能在家。这个周日,我锁上门埋头做作业。听到那声吆喝,我有点不相信耳朵,内容是“磨剪子来戥菜刀”,却是女人发出的。在我看来,磨刀人总是男的,还是上了年纪的。

我从窗户看出去,一个中年女人扛着长凳出现在院门口,凳上安着磨刀石。我从灶台边拿起菜刀,妈妈出门前嘱咐我,要是磨刀人来,就把菜刀拿去磨,这刀切豆腐都费劲。

把钝菜刀递给磨刀女人之前,我有些犹豫,她会磨刀吗?

磨刀女人接过刀,对我笑笑,“小姑娘,这把刀用的钢挺好的,我给你磨磨,能用上好久。”

我点点头。磨刀女人拿着刀翻来覆去看了几遍,好像要从中看出什么道道来,又像是在琢磨磨刀方案。

她看够了,拿出一个瓶子,浇了些水在磨刀石上,沙沙沙地磨起刀来。我担心她力气不够,因为她和我妈妈一样瘦。可她看起来毫不费力,匀速磨几十下,换一面又继续磨。她不断变换着方向和角度,沙沙沙的磨刀声有着动听的节奏。

“小姑娘,你回家吧,磨好了我叫你。”磨刀女人说,“去看书做作业吧,我女儿也在家做作业呢。”

我迟疑着走回家,磨刀女人补了一句,“别怕,我不会跑的。”

做了几道题,听到磨刀女人叫我,“磨好了,来拿吧。”

我出门接过刀,只见刀刃寒光闪闪,钝菜刀重生了。我忍不住想用手指试试刀刃,磨刀女人忙说:“小姑娘,别,别,可不能毛手毛脚。”

我连忙收回手,问:“多少钱呀?”

“两块钱。”

磨刀女人收了钱,正要离开,突然打起了雷,大雨哗哗而下。她想冲出去,我拦住了她,“这么大雨,到我家避雨吧。”她犹豫了一下,扛着长凳跟我走了。不过她停在屋檐下没进屋,说:“你家挺干净的,我就不进去了,雨停了我就走。”

雨下了好久不停。到中午,磨刀女人掏出一个干馒头啃起来。我给她倒了杯热水,她说了声谢谢。

我泡了方便面当午饭。磨刀女人说:“你不会做饭呀?我女儿跟你差不多大,会做饭了,我教她的。”

我脸红了,点点头。她说:“看你爸妈做几回饭,你慢慢就会了。”

聊着聊着,原来我们两家差不多,都从农村进城不久,大人打工供一个读书的孩子。她说女儿成绩还行,在班里能考到前十名,希望以后能顺利考上大学。

让我意外的是,磨刀女人在一家家具厂有正式工作,每周休息一天。趁这一天,她就出来磨刀,额外挣点钱,给孩子买学习用品。“我爸是铁匠,我从小跟他学会了磨刀。”她说。

下午一点过,雨终于停了。磨刀女人向我告别,“我磨过的刀能顺顺当当用好久。”

这把刀果然用了好久。三四年后我家搬进了买来的小小二手房,这把菜刀还好用得很。只是那些年,每个周末我都没再见到磨刀女人。不知道在这城市里,她是否工作顺利,女儿是否有了好工作,不知道她是否继续磨刀,她真是一个顶好的磨刀人。



假日 徐曙光 摄

□信安雅韵

野猫山宋窑址随想

豆辉

驾车行驶在方全线(位于龙游县)上,我看到了“野猫山宋窑址”文物碑。文物碑通体简约,只有单位、地点两行文字,一如坐落在320国道旁的村落那般宁静质朴。沿碑旁蜿蜒的小径向上攀爬数十米,我便登上小丘,举目望去,几座土堆,一片草坪,零星的陶土碎片杂处其间,这里便是遗址所在。

野猫山现存遗迹已然不多,此处又深居村陌山野,并不显眼,故而鲜有游客来访,显得冷清。几经寻找,只有少量裸露在空气中的残片还依稀可见。它们形态不一,各自歪斜伫立于泥土间,狭长的残片从满地杂草间探出头来,细碎的残片只能艰难地从地面划开一个口子。它们都保持着历史的清丽与静默,不曾抖落一身青苔,惟与不老的苍穹一起庄严肃穆。

据当地人说,野猫山原址远比现在的这方天地大得多,只是先前人们文物保护意识淡薄,因而面积逐渐缩小,后幸得乡贤奔走呼告,划出这一片山野作为遗址单位,保全部分残迹。我半晌不语,深感光阴浩渺,在

历史长河里无声无息走过千百年的魅影,最终还是悄无声息地回归了历史。

宋人以高超的手法、纯熟的技艺打造出享誉世界的宋窑瓷,这些精美的瓷器又通过当时发达的海洋贸易运往世界各地。可以想见,当欧洲中世纪的宫廷贵族们端起宋窑制式的茶杯时,他们也不得不由衷感叹遥远东方大国的气度与浪漫。就这样,优雅内敛的宋文明跨越万里山海,沿着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实现了一次文化的远征。

今天,当我站在野猫山宋窑遗址前,深知自己脚下踏过的,亦是千百年的沧桑蝶变。宋人极具考究的审美、一丝不苟的工艺,以及当年劳动人民流下的辛勤汗水,都透过一片片褪色的残片铺展开来,让我的心房一次又一次地震动、颤栗。这一刻,站在历史的光影里,我无比沉醉,因为我终于亲眼目睹,宋人的文化又用力攀爬过千百年的日和月,在小小的野猫山上再次完成了一次文化的远征。